

藝文新輯

生命搏鬥

黑丁



目錄

炭 窖	一
母 子	二六
生命的搏鬥	四四
你們都是光榮的	五七
慰問傷員	六四
在敵人面前	七一
偽村長和游擊小組	八〇
熊掌子	八九
縣農會主任	二三
紙王農民翻身鬥爭記事	一四〇

炭 窖

自己動手

——毛澤東

一

在搖曳着一盞微明的燈光的小屋子裏，三個人的談話慢慢的停止了。四週的房間沒有一點聲息。人們隨着夜的深沉，都疲倦的睡去。孫謙看了看低垂着頭，斜扭着身子，坐在床頭上的生產股長彭雲華，然後他悄悄的從屋裏走出去。

夜，陰暗而冷鬱。一陣濕霧似的風，從遠處吹來又吹去了。忽然，孫謙聽見老劉用很小的聲音，對彭雲華說：

「股長，咱把任務担當起來，到山上你只是去領導，技術上的事情有我，你放心好啦。」

孫謙在院子裏站了一會兒，又走進屋子裏。

三個人的沉默，又給這小屋子一個可怕的寂靜。老劉看見孫謙的臉，在窘迫中浮起一種難以忍耐的焦躁的表情，他深深的意識到這小小的僵局，再遲延上幾分鐘，是沒有什麼好處的。他調到這機關才三天，一切對他都是很生疎的，他對任何人都了解。停了一會兒。他對孫謙說：

「好不好另叫別同志去？」

「總務科再沒有更合適的人了，那只有我去。」孫謙說。

彭雲華顯着有些不安。他忙說：

「誰讓你去嗎？你走了，家裏工作怎辦？」

「這有什麼辦法呢？你又表示不願意去。」

「我並沒說不願意去，」彭雲華侃侃而執拗的說。「我只是說，我對這個工作一點也不懂，怎麼能負起責任來呢？」

說完，他的頸頸子像幾股絞在一起的堅韌的繩索，有力的往牆壁那一邊扭了扭。

「不懂？誰生下來就一切都懂嗎？還不是從學習中慢慢懂得的。像咱們在前方打仗吧，一開始難道你什麼都會？各種技術，胆量，還不是在炮火中慢慢學會，慢慢鍛鍊出來的嗎！

你再考慮一下吧，你實在不想去，就留在家裏代替我的工作。」

孫謙是總務科長。他是一個貧農出身的紅軍老幹部。他在這機關裏工作已經有兩年了。兩年前，他在抗日的最前線，衝鋒殺敵，曾經受過四次傷。自從他參加了部隊，他沒有一天離開過戰鬥。他把自己的高遠的希望，安排在被他所憧憬的新的生活的路上。然而，不幸在一次激烈的戰鬥中，他的右胳膊受傷了。等到傷口治好之後，他的胳膊再也不能使槍了。於是他被黨調到延安。休息不久，又開始了他新的工作。在工作中，他既能耐心，又肯刻苦。昨天下午，當他接到中央管理局關於一九四二年冬季木炭供給辦法的通知後，他真不知要想什麼方法來解決這橫在他面前的一個困難問題。是的，在所需要的一萬二千斤木炭的總數中，中央管理局只能供給三分之二，而自己來解決餘下的三分之一，這不能不說是相當重的負擔。他知道自己機關的經濟力量，是不允許撥出一筆大款項去購買四千斤木炭。他思索着。一個搏鬥的開拓的慾望在他的腦子裏萌芽了。於是他面前展開一片叢鬱鬱的榆林，而他又以笑容面向着那取火者的勞動英姿。這燒炭工作，他決定由彭雲華去領導。但一想到彭雲華性格的倔強和脾氣的固執，是不是願意担任這工作，他倒有些茫然了。彭雲華是一個憨直的農民氣質的人，他對工作並不是沒有熱情，而是工作一到來，有時，如果不對他的心思，即多少會有點小意見。不久以前，行政上爲了要加強並調整事務人員的工作，就把他原有的

管理股長職務調動了，要他專門担任農業生產股的工作。他開始不高興，但經過孫謙幾次的說服，以及他自己思想的覺悟，最後竟笑哈哈的說，自己什麼意見也沒有了。

這次燒炭工作一決定由他去做，他好像遇見了一種不愉快的小事情似的，又在難爲孫謙了。但是孫謙一點也不冒火，他了解彭雲華是怎麼一個人，知道他的脾氣。這樣，孫謙只是冷靜的重複的說：

『我們再沒有別的出路。毛主席讓我們自己動手。你想想，不生產怎麼辦？這是我們的經濟任務，更確切的說，也是我們的政治任務。』

彭雲華低着臉，扭着頸子，看樣子就像有許多話要想說又說不出來似的。

孫謙看了看他，用着溫和的口吻，說：

『同志，你就會說不懂沒辦法工作！不懂怕什麼，在工作中你只要有心幹的精神，什麼困難都能克服的。內戰時期，你不會忘記吧，咱們有什麼好武器？可是一抗戰，日本人不斷的給咱們把各色各樣的好武器都送來了，你拿到手裏也沒扔掉，不是學着學着都會使用了嗎。』

彭雲華繃緊了的臉，突然鬆弛了。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輕輕說：

『看，你又扯到敵人的武器。』

孫謙也笑了。

彭雲華停了停，又說：

『你的意見都對。機關沒有錢買木炭，困難情形我曉得。可是咱們去生產，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方面要準備雜七雜八的傢俱和供給，另一方面技術上還得有把握。還有木炭燒好了，咱們只有兩頭牲口，怎麼能有力氣往家運……』

站在旁邊的老劉，把大姆指頭一豎，用手拍了拍胸脯，笑着插上嘴了：

『股長，技術問題你不要發愁，俺老劉可不是吹牛，敢保險給你燒一手好木炭。』

孫謙深深的思索着。他像一個以生命的智力的決鬥者，幻想着勝利，幻想着工作的實現。於是他說：

『運輸問題我也想到了，我想一定會有辦法解決的。現在只希望你罷去就好了。』

彭雲華沒有說話。

老劉微微笑了：

『噯噯，股長，你想想，咱們要是不上山去燒炭，今冬同志們就沒炭烤火。咱們做總務工作的同志，叫大家夥挨凍那還了得！那是對羣衆不負責！有了木炭，火頭燒得紅紅的，屋子弄得暖暖的，有錢稱上二斤肥肉燉起來也方便多啦。我說的話可有點不對，噯噯，你考慮

考慮。」

彭雲華看了看老劉，笑了。可是他一回頭，似乎有點激動，便對孫謙說：

「我想，算計起來，還是買木炭烤火比較合適。因為生產不一定可靠，連人力物力算在一起，是一個很大的消耗。」

「解決我們經濟上的困難，只有從生產中來想辦法。你怎麼說生產不一定可靠呢？勞動就是我們的力量。我不同意你剛才的說法。」孫謙堅決的說。

彭雲華沉默了。在沉默中，他紅着臉，終於說：

「只要生產有把握，我也讚成。那我去就是了。」

孫謙對彭雲華說：

「那麼明天，我和你一同上山去看地方吧。叫老劉在家計劃一下帶什麼東西。」

彭雲華站起來，微微笑了笑。

「時候不早了，咱們睡吧。」孫謙說完，他吸着一枝自己用紙捲的草煙，和老劉一同從彭雲華房間裏走出去了。

孫謙一邊走，一邊低低的對老劉說：

「你剛來，沒有和老彭接觸過。他這個人跟他處久了，也怪有意思的。我很了解他，他

參加革命就和我在一個班上。這個同志優點很多，對革命忠心耿耿，工作任務上要一到手，他沒有不能完成的。他經過鍛鍊，受過考驗，內戰時，他被敵人捉去兩次，都跑回來了。他身上受過五次槍傷。他的缺點，有時好發小脾氣，特別對待熟人。你不理他也就過去了。他在工作遇到有想不通的問題，也會固執自己的意見。我相信，這些他慢慢都會克服的，咱們以後也可以多多幫助他。」

「是呵。年輕人就是火性大！我在他這大年紀，一碰上冒火的事就要跳起來。」老劉說，

「多碰幾次釘子也就好了。他這個人是直心眼。你不信，看吧，他睡一覺，明早一爬起來準會眉開眼笑，高興的去工作。」

談着，談着，他們回到各人的窩洞了。

二

一個由彭雲華負責領導的，四人組成的生產小組，在大家開過了熱烈的歡送會的第二天，他們參加了別的機關的燒炭大隊，開始在山上活動了。

從山谷兩邊高高的莽野上，從茂密的梢林中，秋天潮濕的微風，不斷的吹來，從各種樹

木和花草的枝葉間吐散出來的噴香清新的氣息。在這氣息中，又漾溢着這肥沃的土壤蒸發出來的一股特有的強烈的苦和甜的味，如同浸在充滿着蜜汁的大賽裏的苦樹根，剛被人一打開封口所流盪出來的氣味一樣。白楊樹屹立着傲岸的身幹，高高的昂着頭，永遠不知疲倦的在仰視遠方，它們翻動着被陽光照耀的銀白色葉子，傳送着一種輕微的愉快的音調。一片赭紅色的光，照亮了橡樹的枝頭，照亮了人們能够看到的地方。野葡萄熟了。一些不知名的小紅珍珠一般的野菓子，像要從樹上落到地下，鮮豔豔的往下垂着。從棠梨樹紅色的葉細間透螢出來的一串一串棠梨，有的發黃，有的發黑了。山是豐饒的，處處都長滿着柏樹，榆樹，沙柳，倒柳，松樹，和春皮樹。灌木叢集結着密密實實的網，在網的邊緣，樸素的黃色的花，綴滿在蔓延着的藤莖上。野雞滿山飛着，叫着。鳥在歌唱着迷人的曲子。有人說陝北高原沒有春天，那麼，這裏不就是秋天裏的春天嗎？

一種時時發自岩穴的鈍重的聲音，混雜在人們的歌聲裏，在被梢林隱蔽的地方響起了。由人們結實的筋力，築起的幾部活的機器，把一個長着草蒿和荊棘的山坡直立的砌平了，幾座原始的土洞似的炭窖正在被開掘着。人們用勞動召喚着自己勝利的快樂。彷彿每人都帶着一個傳統的安於艱苦的工作意志。有的人敞着懷，有的人只穿一件汗衫，把脫下來的新棉軍衣掛在旁邊的樹枝上。他們運用着自己手裏的鏟，和一些別的什麼器具。千百年歷積成化石

似的地殼在震動了。一層一層堅硬的土岩，都被鏢的亮銳的牙齒給啃碎了，給破壞了。一個一個二尺五寸那麼大的四方形窯門，它吞沒了人們的身子，掩埋了從人們的臉上流下來的汗粒。它不住往外吐着一堆一堆，又凝固又鬆膩的濕潤潤的泥土。

彭雲華跟隨着老劉，彎着很細心的樣子，在平着炭窯週圍那些高突的地方。他一會兒彎着腰，一會兒竟一條腿曲下去，一條腿跪在地上。在炭窯門口外邊，有兩個他帶來的同志，正在用一根剛砍下來的木棍子，一筐一筐往炭窯前邊的土墩上抬土。炭窯完成了。它的高是五尺三寸。寬正好六尺。一隻嵌在炭窯後邊的煙筒，眼睛一般閃耀着藍色的光芒有力的睜着。彭雲華蹲下，擦了擦臉上的汗。他的充滿着毅力的眼光，時時在巡視着炭窯的每一個角落。他高興的看了看笑了。

「老劉，你好好帶我這個徒弟吧，我學學你這一套技術。」他說。

老劉眯了眯兩隻笑睜睜的眼睛，用一種脫掉了牙齒的不清楚的聲調說：

「嘿，沒啥學頭，我保險，你只要燒上幾窯木炭，什麼就會啦。」

彭雲華自信的點了點頭。老劉把一張瘦小的黑臉一仰，接着說：

「等裝窯看火的時候，你注意好啦。」

彭雲華站起來，愉快的說：

「老劉，你不知道，我可很笨啊。」

「咱這種活也不像繡花鞋紮枕頭，笨怕啥，能勞動就行。天下無難事，只怕用心人。」老劉輕鬆的說。「學會了也有用，不管咱們部隊開到那兒，要是沒木炭燒。咱就自己動手。咱們是文武雙全，有兩隻手啥也不怕！」

彭雲華很受感動的笑了笑。

老劉說：

「像你這樣年輕小伙子。軍裝一穿，槍一拿，不就是一個百戰百勝的戰士嗎？武裝一卸，斧頭鐮刀一舉，瞧，我相信你準是一個很能出力的工農。毛主席就是這樣號召咱們生產，咱們有一天不勞動，也就不能活。」

彭雲華轉動着身子，很快把平下來的碎土堆在一起，他顧不得找筐子盛，就一次一次的用手捧着揚到窯門口外頭去了。老劉噯噯呀呀的哼着陝北小調。他看了看通到左邊火窯的一個有六寸大的圓洞，疑心怕那一塊土會塌下來，他趕快伸手探到裏邊很熟練的摸了幾下。彭雲華從炭窯裏鑽出去。當他剛鑽到僅僅可以容身的小火窯裏，把身子蜷伏在地上，一隻胳膊扭動着正在用手往外扒火洞裏一些碎土的時候，他一歪頭聽見老劉嘴裏銜着一枝旱煙袋向他走來，彷彿在回憶着一件有趣的事，微笑着悄悄蹲在火窯門口。不遠的山坡上和炭窯

裏，一陣喧鬧，歡笑，和雜亂的聲音，突然在人們中間波動起來了。生活在這裏的人們，有那一個不以自己的生命，歡呼着自己最大的快樂？又有那一個不以自己的生命，唱着自己心靈中一支勞動的歌？彭雲華被誘人的聲音激動着，他以爽朗的心情在火窖裏也唱起來了。他的歌聲，流動在這小小的低暗的火窖裏，終於從窖門口，從窖左邊一個飯碗那麼大的小風洞飄送到山坡上，飄送到炭窖裏去了。一個勞動的人，不是永遠有唱不完的生命之歌嗎？他坐在窖門口撮弄着手上的泥土。他的泛起一層黑光的臉，可以看出他是比以前又健康又愉快了。好像他完全忘記了未上山之前，一天晚上孫謙和他談話時所發生的一次小的糾紛了。他不會再因為那件事情，給自己內心投下一片悵鬱的陰雲。他安心於自己的工作。正像他一貫的安心於長期的鬥爭生活一樣。十年雖然過去了，可是十年內戰生活，却給他的歷史，寫上一頁永不磨滅的紅色驕眼的字跡。十年前，他是一個貧農的孤兒，給一個地主放牛。但意想不到的，就在他十六歲那一年，他的眼睛睜開了，他隨着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的，一支浩浩蕩蕩的紅色的生命的激流出奔了。……

老劉把煙袋鍋裏的煙灰在鞋底上敲出來。他瞅着彭雲華，一邊往煙袋鍋裏裝着煙，一邊笑着說：

『抽一袋煙歇歇吧。』

「好，我自己來。」彭雲華忙把旱煙袋接過來說。「老劉，你身體真壯實，今年多大歲數啦？」

「五十五歲啦，土埋我半截身子，沒有幾年活頭了。」雖是感嘆的意味，但他臉上依然在笑着。

「應當休息啦，這樣大的年紀。」

老劉說：

「咱們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這大年紀還沒休息，難道咱還比他們功勞大嗎？做一個人不容易，要活得有意思，能活一天，就得給革命做一天工作。我從小就給人家出大力，做苦工，後來總算才有機會找到共產黨，找到咱們毛主席。」

「家裏有什麼人？」彭雲華問。

老劉沉默了一下，他剛强的笑了：

「你說家嗎？我的家就是咱們八路軍！一家人都給敵人殺了！要不是我那兩個小子早出來參加咱們部隊，恐怕也逃脫不掉那些漢奸頑固反動派的毒手……」

彭雲華點點頭。

老劉又說：

『我那兩個小子在前方四年啦。我整整有三個年頭沒跟他們見過面。唉，老了，我不能在前方工作。年輕輕的人，再不幹還等啥什麼時候！讓他們去給死人報仇吧！』

說完，他臉上一陣又浮起了一層微笑的光芒。

『噢。三年了……』彭雲華低語着，和老劉慢慢向一片密林裏走去。

老劉走了沒有幾步，他學着女人的聲音，唱起山西小調來了：

送呀才郎，

送到十里亭，

第一聲小英雄，

勇敢上前線！

……

歌聲在山上流動。無止盡的峯巒向遠處展延着。樹木像被一陣狂風吹捲着似的抖動起嚙嚙的響聲。斧子震動着，發出了又清脆又遲鈍的聲音。偶而聽到有人在說話，但這說話聲是那麼遠，不知到底在什麼地方。

彭雲華找到他那一個砍樹小組。十幾個人分散開，每人手裏揮舉着一把發亮的斧子，在陡峭的山腰上爬動，隨着斧子的響聲，樹木如山崩地裂似的仆倒了。人們的身子，看去像要

被壓在樹底下，却吃力的在掙扎着。當彭雲華一隻手抓住樹枝，另一隻手使用着斧子在地上一步挖一個窩當做階梯往山上爬的時候，忽然一片急遽的聲音朝他響來了。他縮着身子往旁邊一躲，立刻大聲叫起來：

「那一個？讓它往東邊倒呀，下邊有人！」

他剛說完，一顆粗大的樹伸展開無數堅硬的枝條，糾纏到他身上了。他跌臥在地上，腦袋從樹葉子裏慢慢探出來，他往上仰臉仔細一看，便對一個騎在一顆矮樹上，瞎了一隻眼睛的同志粗聲粗氣的笑罵起來了：

「你還獨眼龍，真是冒失鬼，不是告訴你下邊有人嗎？」

那個被叫做獨眼龍的同志，他從樹上跳了下來，使勁睜着一隻唯一的眼睛，笑嘻嘻的說：

「還不算微倖嗎？再稍稍往左偏一點，你的腦袋恐怕要分家了！」

彭雲華抽動着身子，從樹底下爬出來。地上腐爛的樹皮和樹葉子披滿了他一身。一層細碎的塵埃在他周圍飛揚起來。他的一條繫着裹腿的灰色舊單褲，從屁股頭後一直扯到大腿彎，大腿給劃破了好幾道傷。他望着兩手拖着一顆樹走下山坡去的獨眼龍，便尖着喉音喊：

「哎哎，同志，怎麼，你就這樣走了？你回來把我腿上的血給祇乾淨！」

『你還想怎麼樣？你等着吧。』獨眼龍的眼睛一眯，笑着走了。

山坡上的人們在鑽動，向高的地方攀登。山林是那樣的廣大，然而人們却被包圍在一條狹小的原野上。人們好像永遠航不出這無邊無際的森林的海。在人們走過的地方，就有一條開闢的路。沒有人煙的荒曠的山林被征服了。一片用斧子砍成三角形或尖尖的粗粗的樹扎子，像竹筍似的，有的分泌出一層脂油似的水泡，很刺眼的散列在人們的腳底下。

『同志們，把砍好的樹弄在一起，往炭窖跟抗。』彭雲華的喊聲響徹了山谷，於是有人放開喉嚨跟着嚷起來了：

『噢，裝窖了……』

一大批樹木堆集到山溝底下了。人們臉上流着汗。一棵一棵樹，有的人用肩膀抗着，有的人兩手拖着，往炭窖那邊走去，走了一批回來了，回來又走了。彭雲華站在樹堆跟前，他看着人們身個的高低，在搬動着樹木往大家的肩膀上放。忽然一條蛇從樹堆裏鑽出來了，又向一個土穴鑽去。彭雲華跳上前去，他一步腳把蛇的身子踏扁了，伏下腰就伸手揪緊了牠的尾巴，往手指頭上一纏拖出來了。他猛力甩動着胳膊，那蛇像一條韌性的皮鞭子，帶着嗖嗖的響聲旋轉起來了。最後，彭雲華把那條死蛇往獨眼龍的肩膀上一放，惹得大家哄然的笑了。